



假如有一种生活，就象《爱情公寓》，  
大家住在一起，不用上班不用烦，  
天天开心不够，还有帅哥MM谈恋爱……



# 爱情公寓

## i PARTMENT

汪远 邹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Partment  
爱情公寓



汪远 邹杰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公寓 / 汪远, 邹杰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399-3517-1

I. 爱… II. ①汪…②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141 号

书 名 爱情公寓  
著 者 汪 远 邹 杰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陈筱忱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海军指挥学院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620 千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17-1  
定 价 2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婚礼大乱斗	001
HUN LI DA LUAN DOU	
特大丑闻	023
TE DA CHOU WEN	
将忧郁进行到底	047
JIANG YOU YU JIN XING DAO DI	
风流报应	067
FENG LIU BAO YING	
一见钟情药水	089
YI JIAN ZHONG QING YAO SHUI	
一腿成名	113
YI TUI CHENG MING	
异性吸引力	135
YI XING XI YIN LI	
神秘礼物	159
SHEN MI LI WU	
大堵车	181
DA DU CHE	
赌神关谷	205
DU SHEN GUAN GU	
美丽小世界	227
MEI LI XIAO SHI JIE	
生死抉择	251
SHENG SI JUE ZE	
记忆碎片	273
JI YI SUI PIAN	
无聊的周末	297
WU LIAO DE ZHOU MO	
派对惊魂夜	319
PAI DUI JING HUN YE	
大仲马	341
DA ZHONG MA	
长舌妇	363
CHANG SHE FU	
你是坏人	385
NI SHI HUAI REN	
情人节前奏曲	405
QING REN JIE QIAN ZOU QU	
谁动了我的情人节	425
SHEI DONG LE WO DE QING REN JIE	



# Chapter 1

婚礼大乱斗

HUN LI DA LUAN DOU

---

## Chapter 1

故事发生在一幢普通的出租公寓里，一群公寓里的都市青年，怀揣理想，踏上了通往爱情之路。

一架国际航班划过蔚蓝的天空，在跑道上缓缓降落。

展博两手各拖着一个行李箱，肩上斜挎了一个大包，嘴上还叼着一个小包，气喘吁吁地跑向路边停着的一辆机场巴士。

炫目的阳光射向展博扬起的半边脸，细密的汗水布满额头。“呼，总算还有一辆空车！”展博长舒一口气，自言自语地对回到地面的第一个交通工具表示满意。

车门口，两位乘客正刷卡上车。后面一个是身材高挑的美女，手里拿着两个包，没有空余的手再去刷卡，索性掀起屁股，隔着屁股口袋，把交通卡靠在刷卡器上，一次没反应，就再用力擦了一下，刷卡器“滴”的一下，美女一脸轻松地走上了车子。

展博刚从美国回来，对眼前的状况顿感迷惑。其实展博从小就被视为天才少年，3岁背圆周率，8岁学微积分，初中和高中加起来一共只上了3年，就被保送进了清华，后来获得全额奖学金被送到麻省理工大学深造。美中不足的是展博从小就比较文弱，性格又内向木讷，在同父异母的姐姐——一菲的保护下长大。这次学成归国，也是因为父母担心展博没人照顾，就勒令他搬去和姐姐一菲一起住。一来有姐姐罩着弟弟可以放心，二来也希望展博能在国内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孩，解决人生大事。

人生大事还没着落，眼前一个小状况就把展博难倒了。展博左看右看显示器，依然没弄明白，十分纳闷，于是干脆有样学样，撅了一下屁股，靠在刷卡器上，就径直往车里走。

“喂！你！回来，回来！”司机把展博叫回了门口。

展博看了看司机，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又撅了撅屁股，刷卡器仍旧没有反应。面对盯着自己的司机，展博感到很窘迫，情急之下转过身，改用前面的下半身去靠刷卡器，依旧没反应。

司机看到展博的行为，表情从漠视变得微怒。

展博很无奈，挺起胸，用下身胡乱地往刷卡器上靠。

司机终于忍无可忍，用方言破口大骂：“变态啊你！要么刷卡，要么投币，要么滚蛋，扭个球啊！”说着，用手指指着刷卡器旁的告示——上车请刷卡或投币。展博如梦初醒，从尴尬的脸上硬是挤出一点点笑容，赶紧在包里翻零钱。

车上的人不多，展博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他的行李像小山一样堆到了过道上。汽车平稳前进，展博定了定神，打开笔记本电脑。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一个急刹车，展博的脑袋重重地敲在前排椅背上。

可是展博的脑袋却还没被敲醒，他傻乎乎地向窗外张望：“这么快就到了？”

司机打开车门，一个打扮时髦的漂亮女孩慌慌张张地奔上车，飞快地投了硬币。女孩环顾车内，目光停在了展博身边堆满的行李箱上。女孩不假思索地冲到展博身前，把手提包往里面的座位上顺手一丢，然后做出了一个令车上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她两手分别按住展博的双肩，张腿跨过展博并住的膝盖，跳到紧靠车窗的箱子堆里，一把抱住展博的大腿俯下身去。

女孩的动作一气呵成，展博甚至来不及作出任何肢体反应，顿时瞪大了眼睛，心跳加速。

女孩把食指竖在唇边，冲着展博小声说：“嘘！别出声。”

汽车再次缓缓启动，忽然又一个急刹车，展博的脑袋又一次敲在前排椅背上。

展博狼狽地嘀咕：“我招谁惹谁了……”

展博摸摸脑袋，突然脸上显得极其痛苦。就在他憋住气抬起头的时候，两个黑衣墨镜的男子追上了车，一边守住车门，一边往车厢里张望。展博眼神飘移，从黑衣人的脸上躲向窗外。

两个黑衣男子正欲走进车厢里，还是那位司机不乐意了。

司机指着黑衣人，带着方言的骂声再一次响起：“喂！回来！要么刷卡，要么投币，要么滚蛋，看个球啊。”

那两个黑衣人显然是没有找到目标，又怕引起麻烦，赶紧灰溜溜地下车去了。

司机还没骂够，指着车门外，数落道：“公交车都坐不起，还冒充黑客帝国啊？哼！”

汽车再次开动，女孩偷偷抬起头，瞄向窗外，发现车已远去，才舒了一口气。只见，展博还是瞪大眼睛看着自己。女孩用胳膊撑住展博的大腿，缓缓起身舒展身子，又大大咧咧地拍了拍展博，说：“欸！好了，没事了，谢谢你啊！”

“不……客气。”展博脸上抽筋，讲三个字还停顿了两回。

女孩发现展博痛苦的表情，悄声问道：“喂！没事吧，借你这儿躲一下不至于吧？”

展博憋得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你，你踩着我的脚了。”

“呀！不好意思。”女孩赶紧收起脚。

展博终于放松下来，活动活动被踩得麻木的脚。

女孩带着歉意的微笑，声音清甜：“谢谢你哦。”

展博连忙点头回应：“没关系，没关系，刚才那两个人干吗追你？他们是谁啊？”

女孩欲言又止，灵光一闪，说：“他们是——坏人。很坏很坏的人。”不等展博想明白，女孩就向他伸出手：“叫我宛瑜吧。”

展博羞怯地握了握伸出的手：“呵呵，我叫展博。”

宛瑜扬起甜甜的笑脸：“哦，我们算认识啦！你是来出差的？”

展博吞吞吐吐，惊魂未定地回答：“我，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噢？学什么呀？”宛瑜继续饶有兴趣地问着。

“计算机，我从小就在那里读书，好久没回来了。”说到这，展博眼睛里充满深情，“你呢？”

“我是来——寻宝的。”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给出的每一个奇怪的答案，都有种让人想去相信的感觉。

“寻宝？”展博疑惑地重复。

宛瑜接着自说自话：“我要找一个地方，叫爱情公寓。”说完，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爱情公寓？”展博被震撼得几乎成了复读机。

“对对，你也知道啊。”宛瑜步步紧逼。

展博却摇了摇头：“从没听说过。”

……宛瑜被噎得无话可说。

展博灵机一动：“呵呵，你说的不会是这个网站吧？”展博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搜索，屏幕跳出“爱情公寓”的网页。

宛瑜摇头得像拨浪鼓：“这个爱情公寓是虚拟的，我要找真的爱情公寓！”

“怎么会有真的？”展博直接不相信。

“我不管。我一定能找到。”宛瑜拿出了大小姐的任性。

展博不置可否地赔笑：“你为什么这么确定？”

“塔罗牌告诉我的！”宛瑜天真地坏笑。

“那你的藏宝图呢？”展博开始入戏了。

宛瑜疑惑地说：“什么图？”

展博坚持己见：“你都说了是寻宝了，总该有藏宝图吧！”

“我只带了这个……”宛瑜说着拿出一张地图。

展博漫不经心地接过地图：“我是说藏宝图，你拿地图干什么？这还是张……世界地图？！”展博睁大眼睛。

宛瑜撅起嘴：“我要有藏宝图的话，还用找吗？坐计程车去不就好了吗？”

……展博张大嘴哑巴了。“对了，你可以问我姐姐，她这人超热心，说不定能帮到你。”

“真的吗？好呀！好呀！”

展博继续说：“我姐姐是大学老师，本来她应该来接我，可听说她今天要做一场婚礼的总导演，我就只能自己坐车过去了。”

“哇，导演？！那她很厉害吧！”宛瑜马上展开联想。

展博也陷入了回忆：“我好久没见到她了。只记得，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她的眼睛，总是那么明亮、睿智。还有她的手，温暖、纤细，我猜她现在一定比几年前更优雅。她的朋友称她是后现代主义新时代女性的代表。人们都亲切地用八个字来形容她——静若处子，动若——疯兔！”

正当展博沉浸在对姐姐一菲的回忆之中，在这座城市的一所普通公寓里，胡一菲摘掉墨镜正大步走进房间。她翘着小指，一手拿着笔，一手四指在桌上轮流弹着，艳丽的指甲油与露肩的紧身红裙相互衬托，让原本纤细的手指显得更加精致，长腿的曲线更加优美。

一菲依旧不改学生时代外向强势，疾恶如仇，大大咧咧，脾气火爆的个性。大学毕业之后因为过度“愤青”选择留在学校做了思想政治老师，管理学生工作。在学校，再调皮的男生看到她都宁肯躲得远一点。一菲具有无穷的旺盛精力和轻微暴力倾向，尤其是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算和自己没关系，她也要插一脚。由于曾是学校跆拳道协会的前任主席，所以打架对她来说不是问题，很多男生看到她都要让她三分，

因为个性直爽，在学生中有威信，大家都称她“大姐头”，是一个女版的麻辣教师。在感情世界里，一菲有着西方人的大胆与奔放，不仅是因为她总是着装性感，更是因为她敢爱敢恨，一旦看到自己中意的男人，一菲便会主动追求，毫不避讳，不过也有过无数次吓跑对方或是搞砸收场的经历……

胡一菲甩了甩头发，缓缓拿起对讲机，突然对着另一头大吼，红唇立即裂开成为血盆大口：“对！没错，红色的地毯是80米，怎么搞的，居然少了我5米！这老板也太缺德了吧！猪肉涨价，地毯也来跟我缺斤少两？他们的地毯不是猪皮的吧？通知律师！我要起诉他！”胡一菲对着对讲机，心急火燎的，跟战地指挥一样。

就在同一个房间里，有十来个工作人员在忙碌，有的在厨房区准备甜点，有的在准备鲜花，有的在化妆，有一只迎宾用的“米老鼠”在换衣服，一个奇装异服的摇滚乐队在阳台上调试设备，还有几个助手在打电话。

这时，一位助手匆忙走到一菲跟前：“菲姐，这是你订的花篮，签收一下。”

“花篮呢？”一菲刚一转身，一个巨大的花篮出现在她面前，吓得她身子几乎倾倒，那位助手赶紧抵住她的细腰。

“拜托，这是付款地址，不是送货地址。还愣在这干吗，送到楼下草坪上去啊！go go go go go！”一菲立刻恢复镇定，两臂一挥。

一菲又拿出对讲机，超快速地发布命令：“大家抓紧时间，道具部门、餐饮部门、安保部门、制景部门，还有那个（指着阳台）——不知道什么部门，10分钟之后到总部开会，over。”

房间和对讲机里同时传来整齐的答复：“Yes madam！”

一菲倚在厨房桌上，随手抄起一块点心咬了一口，突然意识到这是为客人准备的点心，于是环顾四周，看没人看见便又塞了回去。

“菲姐，新娘的电话，在一线。”

一菲不紧不慢地走向话机，不忘大声催促：“Tony，帮我问问我的外卖到了没有。”

接起电话的一菲立刻转为甜得发腻的声音：“Hi！亲爱的，放心，我这里一切ok，你就负责打扮得漂漂亮亮，到时候震撼全场。婚车已经在路上了，没问题的，一切尽在掌握，不多说了，我先忙，就这样。”站在一旁的助手，盯着一菲娇情的脸蛋，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电话刚挂下，一菲又恢复本来面貌，恶狠狠地喊道：“催一下音响师的进度，太慢了，我10分钟后下去试音。”

另一位助手好心提醒：“菲姐，可是你刚通知，10分钟后开会的。”

一菲一愣，继而甜笑着勾勾手指，然后突然用一记跆拳道中的犯规动作勾住了助手的脖子，凶巴巴道：“有问题么？”被锁在一菲臂弯下的助手猛摇头。

“听你这么说，你姐姐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她的公寓在什么地方？”宛瑜的话语里流露着对展博姐姐的仰慕。但是如果车上的宛瑜看到此刻公寓里的情景，一定不会这么认为。

“在市中心。”展博回答。

“市中心。我从来没见过婚礼，你带我去玩好吗？”

“你不是要去寻宝吗？”

“答对了！市中心就是我寻宝的第一站！”宛瑜兴奋地问司机，“师傅，请问离市中心还远吗？”

司机头也不回地说：“刚才不远，现在挺远的！”

“啊？！”展博的迷惑总是随时出现。

“可是我们要去市中心看结婚的！”宛瑜不依不饶。

司机依然头也不回：“今天的婚礼吗？”

“是啊。”宛瑜回答。

“那估计是来不及了。”

“啊！”展博突然惨叫起来，赶紧回头望向车子后面的指示牌，上面写着：机场—南郊专线。“我上错了车！”展博回过头来，表情比刚被踩脚的时候还要痛苦。

汽车在四周都是农田的公路上开着，灰尘滚滚。车厢里传出展博的哀号：“NO——”

在另一个时空里，曾小贤正在直播间做节目。

“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好男人，我是曾小贤，欢迎继续收听《你的月亮，我的心》。”节目的题头尽显曾氏风格，喜欢拿自己的众多原则出来说事，不过除他自己以外没人当真。

曾小贤调节音控台，推上一段舒缓的曲子，接着说：“很多人问我，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我说，能够带自己心爱的女人去到梦想的终点的人就是好男人。女人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没错，就是穿上圣洁的婚纱走上幸福的红毯。小贤就有这样一个室友，即将携手自己的爱人，修成正果。今天下午就是他们的婚礼。很多时候我们都生活在一段都市童话中却不得而知。就像这对新人，很久以前就住在同一幢公寓的两个套房中，可惜一个总是向左走，另一个总是——坐电梯，于是他们每每不能碰到。是一个网站让他们相识，推开那道墙，才发现双方早就已经——哇噻好浪漫，不是吗？今天他们就将携手他们的爱情，修成正果。不用羡慕，其实你也可以。”曾小贤陶醉在自我描绘的浪漫景象之中。

“好，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来电。”

“喂，您好。”

“喂，曾老师吗？”

“没错，好男人就是我，我是曾小贤。”曾小贤对以上称谓很是满意。

“我听了你的故事，很感动，可是你说的那人运气也忒好了点吧？”

“千万别这么说，”曾小贤眯缝着眼，依旧投入，“爱情就是这样，当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它就来到了你的身边。”

“可我总是时运不济怎么办？”

“这位听众，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走运，也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走背运。只要你坚定……”曾小贤依旧自信满满地准备以理论开导听众，但是还没等他说完，电话那头便焦急地插话了。

“你是不知道啊，我吃烧饼吃出啤酒瓶盖，吃馄饨吃出樟脑丸，打苍蝇手拍在钉子上，去青松观烧烧香，手机掉在功德箱里拿不出来了。”曾小贤听着听着，捏了捏

鼻根部的睛明穴，为对方的离奇遭遇感到无从下手。

“这个，你……”曾小贤想多少找点词汇安慰一下，可是电话那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还不算啥，刚才我听了你的故事，我也想知道我隔壁住的是不是就是我的另一半。”

“很好啊，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曾小贤还以为终于找到了切入点。

“所以我刚才在那面墙上打了个洞，你猜我后来看到了谁？”

“你的另一半？”曾小贤自己也不太相信了。

“我看到了物业和保安！”曾小贤张大嘴，目瞪口呆。

“这位听众，在你决定砸掉墙之前，请先确认一下，那是不是——一面承重墙。”

“不你说叫我砸墙了吗，他们现在要罚我的钱了怎么办？……”听众开始抱怨。

“喂？喂？您听得见吗？喂？”曾小贤预感谈话将越发不可收拾，拿出了杀手锏——在话筒前，揉了一个纸团，然后混入自己学电流声的叫声，模拟电话断线。

“兹——”

曾小贤抓住时机，赶紧把这个电话给掐了，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推响了音乐……

经过一个上午的折腾，一菲累得瘫倒在沙发上：“Tony，帮我问问，我的外卖怎么还没到。”

一位助手走来报告：“菲姐，刚才有人看到餐桌附近有老鼠。”

一菲吃惊地坐了起来：“什么？确定吗？有多少，多大？”

助手支支吾吾地回答：“他们说‘嗖’地一下就过去了。”

一菲眨了眨大眼睛：“你确定是‘嗖’地一下，不是‘咻’地一下？”

“啊？”助手很诧异。

一菲猛地站起来，拿出对讲机：“安保部门，安保部门，请注意，橙色警报，发现安全隐患。”

这位助手赶紧冲着对讲机回答：“我就是安保部门——怎么办？”

一菲气势汹汹地责怪道：“什么怎么办？一级战备，全副武装，拉警戒线，封锁海陆空！”

“哦！”

一菲一挥手，指着刚才被锁喉后、在一旁老实待命的另一位助手：“给我立刻调5条警犬过来！”

“菲姐，我们没有警犬。”助手很无辜。

“那就看看公寓里有什么哈巴狗、雪橇狗或者杂毛狗都给我征用过来，地毯式搜索，一根老鼠尾巴都不能放过。Go go go go go。”一菲一边说着，一边把助手推出门。然后继续阴柔妩媚地说：“Tony，我的外卖啊，效率效率！”

这时候，刚被推出门的助手忐忑不安地回来说：“菲姐，抓老鼠……应该用猫吧！”

一菲愣住，突然又甜笑着勾勾手指，助手知道大事不妙，赶紧夺门而逃。



晴朗的天空，气球、香槟、美食，还有用来装点婚礼现场每一处的鲜花。在公寓草坪上，婚礼正在忙碌地准备，一菲的努力没有白费。

迎宾的前台女孩接过客人的礼金，礼貌地鞠躬：“谢谢，请签名，这里请。”

这时候，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子在参加婚礼的人群里悄悄出现了。牛气的皮鞋，牛气的裤子，牛气的西装，配上那张帅气的脸，浑身都在散发迷人的光芒。这个男子叫做吕子乔，从来都是一个不靠谱的男人，没有特长，没有正当的兴趣爱好，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脸皮超厚，所以坑蒙拐骗他很熟练。不得不说，吕子乔身上有着一股无法忽视的痞子气息。不过反过来看，他永远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份潇洒加上英俊的外表，使他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他有多落魄，却从来都不缺女孩子。

子乔手插在口袋里，优雅地晃到了爱情公寓门口，一看是婚礼，嘴角露出狡猾的笑容，走了进去。

“先生，请留步，请签名。”前台女孩叫住子乔，小心翼翼地暗示。

子乔大笔一挥，留下名字。其余，全当不知。

前台女孩接着朝他鞠了个躬。

子乔微笑还礼，转身往里走。

“哎哎！先生。”前台女孩再次叫住子乔，又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子乔单臂拦腰，绅士味十足地鞠躬还礼，再次准备走进去。

“您的礼金……呢？”前台女孩拉住他，急切地给予了明示，朝放礼金的盘子里努了努嘴。

子乔为缓解尴尬，故作歉意地说：“哦，我差点忘了。”子乔装模作样地在上衣口袋里掏来掏去，前台女孩看出这个人举止怪怪的，笑容有些僵硬。

子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药瓶。前台女孩惊讶地问道：“这是什么？”

“礼金又怎么能表达我对这两位新人的祝福，更何况人人都送礼金，太俗了。我这个礼物可是时下最最高新科技的结晶——乔氏神功丸。”子乔演讲般解释说。

“保健品？”前台女孩接过药瓶，继续发问。

子乔不知从哪拿出一张说明书，在半空中动作夸张地铺展开来，张开成了一张战略地图似的大纸，严严实实地盖在前台上，前台女孩略带敬仰地看过来。

“你错了，这并不是普通的保健品，这个产品由澳大利亚最上乘的纯天然原材料提炼而成，运用了纳米技术、克隆技术、低温冷提取技术，每一颗神功丸都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子乔一边说，一边用手点着纸上自己说到的条目，前台女孩听得一愣一愣的。

“噢……这么好，派什么用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可以激发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床上用品。”子乔说着在说明书上画了一个大圈，然后神秘秘地在大圈旁画了一个向上的箭头。

“床上用品？”前台女孩很是诧异。

子乔色色地挑了挑眉毛：“价格公道，破盘价只卖 998，今天大喜日子，我只收你 500，剩下的就当是我的礼金，礼物我放这了，找零我自己拿了哦。”说着，子乔的手就自觉地往盘子里拿红包。前台女孩从子乔的花言巧语中明白过来，只见她脸色铁青，突然一把榔头敲在桌子上。

“哇！哪儿来的榔头啊？”子乔惊呼。

“你这个流氓！再捣乱我就叫人了！”前台女孩发出了最后通牒。

“飞碟！”子乔一指远处。前台女孩回头，一眨眼，子乔已经不见了。

机场大巴停在了路的尽头，留下两个没有方向的青年男女。眼前是望不到边际的大海和悠闲鸣叫的海鸥，背后是大片大片的田野。

展博欲哭无泪地说：“我错了，上来之前应该先看清楚的。”

宛瑜则迎风自在地呼吸：“没事，这里挺好玩的呀。”

“可是这里没车了，我们走回去的话，后天都到不了市区。”展博正说着的时候，一个农民大叔开着拖拉机，哼着小曲过来。

“大叔！大叔！”宛瑜迎了上去。

“啥事，闺女？”农民回答。

“您的卡丁车好大只哦。”宛瑜兴高采烈地抚摸着拖拉机的车身。

“你说啥……卡车？我莫开卡车。”农民听傻了。

“这是拖拉机，你没见过拖拉机吗？”展博小声提醒。

“是吗？这明明就是卡丁车嘛！”宛瑜撅着嘴，坚持己见。

农民乐了：“哈哈，你这闺女说话挺逗的，要搭车不？大叔送你一程。”

“嗯嗯！谢谢大叔！”

“上来吧！”

展博和宛瑜如遇恩人般开心地上车了。

一路上，乐天的宛瑜一边自个儿手舞足蹈地打节奏，一边哼唱 hip-hop 的歌曲，心情开朗。忽然农民转过头，和宛瑜讲起话来。

“闺女，这歌你学我的。”

“大叔，你也会？”

正说着，马路对面一辆面包车开来，开始按喇叭。展博鼻孔放大，手指前方。农民却只顾着跟宛瑜讲话，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我们家的鸡走路就是这样，脚爪和你的动作一样。你看，一提，一放，一提，一放！还有这挤奶的动作，这样这样。”说着，农民还双手脱把，摆出几个挤奶的动作，和 hip-hop 一样。

面包车和拖拉机擦肩而过，展博脸色苍白，大喘气。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起，我看到好多小年轻都学我。”农民很是得意。

“哈哈，大叔你真逗！那你是 hip-hop 的创始人咯！”宛瑜还真相信。

“啥撞死人，我开拖拉机慢得很。从来莫撞死人。撞死人莫赖我。”

两个人自说自话，说着彼此都听不懂的语言，却也其乐融融，车上笑声不断。

公寓房间里，胡一菲两手各持电话和对讲机，交替着继续快速不停顿地说话：“少废话，赶紧去办！”“Emmy，查一下光线指数，通知摄影师试拍一组画面。”“地毯要是还不够长，让他把自己的红裤衩缝上去凑足那5米！”“乐队的乐器要 Final Check，这件事情谁负责，让他过来见我。还有 Lisa，帮我 call 一下，神父出来了没有。Go go go go go go. Tony，我的外卖啊，效率效率！”

说完，一菲有点晕头转向。这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一菲大喜：“哈，我的外卖！”打开门，门口却站着曾小贤。两人对视，一菲顿感失望，曾小贤则有点愤怒。

“OH!! 还不是我的外卖！”一菲没理他，把门一关，又坐回沙发上去。

小贤夺门而入：“胡一菲同志，我有话跟你说。”

一菲爱理不理地回答：“快说，没看到我这儿正忙着吗。”

“请你在指挥的时候能不能有点团队意识？”小贤气得张牙舞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团队很好啊，有条不紊。”一菲两手一摊。

“我说的团队，也包括参与策划组织这次婚礼的其他成员。”

“比如说？”

小贤挥手亮相，声音高亢地说：“比如说——我。”

大家都盯着小贤，一菲恍然大悟状地说：“哦!!”挥手让各部门继续干活，“对对，你是主持的。等我手头上的事情安排好了，会来找你开会的。”

“我想强调一下，我是主持人，不是报一幕一员。”小贤故意把“报一幕一员”拖得很长。

“……有区别吗？”一菲装作没有听懂。

小贤终于爆发了：“当然有区别，我想新郎委派我做主持人，是希望我来控制整个婚礼的‘现场’流程。”

一菲毫不示弱地站起来：“噢？我想新娘委派我来担当这次婚礼的‘总导演’，是希望我来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包括主持人。”最后不忘强调一下。

小贤无奈地让步：“好，好，你既然已经看过我的主持稿和计划安排，为什么到现在还……”小贤突然明白过来，发怒地说：“你还没有看对不对？”

“谁说我没看！”一菲死不承认。

“你竟然！”

一菲敷衍地说：“我只是……觉得你的那套不是很合适这场婚礼，”轻蔑的笑容浮上脸庞，“哪个奇怪大叔写的旧社会婚礼方案啊，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不能用的。”

“再怎么奇怪也比你这个变态大妈的方案要好吧，”小贤恶狠狠地拿起旁边的一个牛头面具和熊头面具，“我怎么看你都打算把婚礼办成一台动物狂欢节——MOW!”学了声难听的牛叫。

“You’ re out! never in! 等有空了我再听你叫唤!”一菲想要退出战场。

“站住!”两人面对面互相敌视，越靠越近。

“新郎可是我朝夕相处的室友，我希望给他一个完美的、没有遗憾的婚礼。”小贤改变战术，动之以情。

“新娘是我的大学里就在一起的闺中姐妹，我不允许她的婚礼一板一眼，毫无特色。”一菲争锋相对，唾沫星子喷了小贤一脸。

“这就是你所谓的特色。”小贤抹了一把脸，指着阳台上的乐队成员——一个黄毛公鸡头正在弹吉他，其他两个乐队成员跟着歇斯底里地摇着头，披下的长发盖着脸，极似“贞子”，“你弄那么多假洋鬼子来干吗？新郎新娘都是中国人，搞不清楚的还以为是要嫁到墨西哥去呢。”

“照你这么说，我要是带两只企鹅来，新娘就要嫁到南极去吗？你的方案好！一拜天，二拜地，你这是结婚还是上坟啊!”一菲句句针对小贤。

“中国传统！天经地义！”

“不好意思，传统我已经安排西式的了。我请了圣母安福会的神父，一定会有一个圣洁的仪式的。”

“那就是说不用我主持了咯？”小贤撂下挑子。

“OH OH OH，这怎么行，热场节目的时候，你可以报幕啊！”一菲一点情面也不给，小贤捂着胸口，心疼得厉害。

“作为导演，你应该考虑所有来宾的感受。”

“来宾都是我请的。”

“我也有请啊。我在节目里都广告了，我最好的朋友要结婚，会有很多粉丝来捧场的。”小贤似乎找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是一菲轻易就掐断了。

“哼哼，人家的粉丝名字多好听啊，什么玉米、凉粉的，偏偏有个人的粉丝叫咸（贤）菜，怎么听都觉得寒酸得想掉眼泪啊。”

小贤气不过又没办法，只好嘴硬：“他们一定会支持我的。”

“那你就走着瞧吧！”

“哼！”

两人各自甩过头去，相互不屑地大步走开。

宛瑜和展博的一路欢歌随着拖拉机的罢工也安静了。

农民下来一看：“坏了！机子不走啦！”

“啊？那怎么办？”展博的忧患精神总是最先出现。

农民倒是见怪不怪：“老毛病了，不过没关系，明天我牵头牛来拉它走。”

“看，有车。”宛瑜的好奇心也总是变成观察力发挥功效。

“喂！！”展博跟着大喊，挥着手把一辆扎着婚礼蝴蝶结的奔驰 600 拦了下来。

“请问您去哪儿？”展博客气地问。

司机像是喝多了，红着脸，说话不太利索：“我……我……要去市……区。”

宛瑜关心地问：“师傅，您是不是喝醉了？”

司机结巴得更厉害：“这孩子，小时候口吃跟喝多了，你听不出来啊。真不会说话。”

展博赶紧接话：“师傅能不能带我们一程啊？”

“不——不行，这车不……不是我的。我这是……礼宾用车，要接婚礼用的。”司机没给商量的余地。

宛瑜嚷嚷说：“就把我们送到前面那个村。大叔的卡丁车坏了。”

司机一惊：“嘛玩意儿？这有卡丁车？找乐吧？”

展博赶紧补充：“我们不会弄脏的，我们坐在拖拉机上。你拖着我们走就好了。”

司机仍旧不同意：“不……不行。我还得走呢，别耽误我的事儿。”

宛瑜扭捏着身子，声音嗲嗲地说：“求你了，师傅，谢谢你了。嗯？”说完宛瑜摆了一个超可爱的 POSE，眨了眨眼睛。司机顿觉凉风拂面。

“姑娘，你这是干吗啊？这是跟我较劲啊！我还真有暴脾气，冲你这个绝活，我跟你讲，这事儿我答应你了，走吧咱就。”司机一拍车门，示意上路。

司机晃晃荡荡地把拖车绳挂在奔驰尾部的挂钩上，探出头来朝他们喊：“你们要

是想停下来，就打左——边方向灯，要是继续走就打右——边方向灯，我能看得见！”

“好嘞！”宛瑜开心地大声应道。

“慢点开，师傅！”展博说话间，两辆车已经重新启动了。

此时，一菲正焦急地看表：“来人哪！帮我去问问，那个神父哪去了？”

助手回答：“他已经到了，不过可能吃坏东西，去厕所拉肚子了。”

一菲焦急地说：“都快彩排了，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掉链子。等不了了，哪个厕所？”

“大堂的那个。”

“我去找他。”一菲说着，大步走向大堂。

“喂！那是男厕所！”助手提醒道，可是一菲充耳不闻。

子乔躲在男厕所里，不住地大喘气。随着一阵抽马桶的声音，满头大汗的神父推门出来，把子乔吓了一跳。神父刚刚拉得很辛苦，脸色惨白，浑身被汗水浸湿了，靠在门上直哼哼。

“哇——”子乔摇着头，表示同情。

神父脱下黑袍，扇扇风，喘口气：“年纪大了，肠胃不好。”

“我父亲也有这样的毛病，肠胃缺乏有机的调理，导致消化功能紊乱。再加上现在地球自转越来越慢，引力越来越小，唉，不容易啊。”子乔煞有其事地说。

“小伙子，你还挺懂的嘛！”可怜的神父似乎不只是肠胃不好使。

“过奖，您是神父吧。”子乔看到神父正把坠着十字架的项链摘下来。

“是啊，都要请我主持婚礼，我这肠胃都吃坏了。”

子乔突然灵机一动：“你也真是不容易啊，要不你可以试试美国最新研制的肠胃保健药。一颗就见效，由澳大利亚最上乘的纯天然原材料提炼而成的。”

神父抬起头像看到了救星：“是吗？太好了，给我一颗。”

子乔缩回手：“一颗只卖 380！”

神父毫不犹豫地递上 400 元，抓起一颗咽了下去。

“颗颗精品，立竿见影。您真是识货，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帮我推荐给您的亲人朋友，我可以给你百分之八的销售提成！这药不但可以保护肠胃，还可以润肠通便呢！”子乔还想扩大效益，可马上变成了画蛇添足。

“你说什么!!!!”突然肚子里咕噜一声，神父又钻进了厕所。子乔显出一副无辜的表情。

“没事吧，神父？”

“……%¥……%¥#!·被你害死了。”

“有吗？神父，长者，大师？”神父已经没有声音了。子乔趴下去看，可是看不到里面的动静。

过了一会，神父还没出来，子乔百无聊赖地拿起神父留在洗手池边上的长袍，在自己身上比划着。

这时胡一菲冲了进来，第一眼便看到了拿着长袍的子乔。

子乔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姐，这是男厕所。”

“我知道。都快彩排了，你还在这里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胡一菲错把子乔当

成了神父，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拽了出去。子乔“喂喂”地叫喊，但是没有解释的机会。

奔驰 600 拖着展博他们坐的拖拉机在慢慢地行驶，宛瑜坐在拖拉机上和农民一起开心地唱歌——大冬天里大太阳，玉米地里暖洋洋，哟哟——很有乡村 hip-hop 的味道。突然一辆宝马 750 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

“什么车那么快？”展博呆呆地望向宝马 750 驶去的方向。

“宝马，宝马！”宛瑜立刻认出来。

“220 码了吧！”展博发问。

宛瑜疯头疯脑地大喊：“喂！开那么快干吗？了不起啊！”

“就是，赶着去投胎啊？”农民附和。

“信不信我们追上你？”宛瑜一句不经心的玩笑话被奔驰驾驶座里的司机听见了。

“就喜欢这暴脾气，追。”司机挂上高速档，油门猛踩，汽车疾驰而去。拖拉机驾驶座上的三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股强大的推背力推得三人摇摇晃晃。

农民：“哟！！”

展博：“啊！！”

宛瑜：“哈哈哈哈哈！”

展博大叫：“怎……怎么了？”

奔驰继续加速，车内的速度计不断飙升。

“啊！”展博惊慌失措。

“哈哈哈哈哈！”只有宛瑜根本不知危险为何物，还在开心地笑。

“我们在干吗？”展博还在犯傻。

“飙车啊！”宛瑜兴奋极了。

“啊？！快，快，快打向左方向灯，让……让司机停车。”展博撕心裂肺地喊叫。

风太大，宛瑜没听清：“什么？左转弯？”

展博都快哭了：“别碰方向盘，左方向灯！”

“哈哈，哦！”宛瑜打出了左方向灯。

在下一路段上，执勤警察的对讲机突然响起：“01，01，收到请回话。”

“收到，什么情况。”

“一辆宝马超速达到 280 码，正往你处开来，后面还有一辆奔驰紧跟着飙车。请拦截。”

执勤警察立即跨上摩托车：“收到。”

“慢着，奔驰后面还有一辆拖拉机。”对讲机里的声音显得很吃惊。

执勤警察更迷惑了：“拖拉机？！”

对讲机里继续传来信息：“没错。这辆拖拉机更牛，还打着左变道灯，它想超车！”

一菲帮子乔把神父的服装套上，子乔看着这身衣服，还挺合身的。

“神父，你的讲稿呢？”一菲问道。

“讲稿？什么讲稿。”子乔脑子里的角色还没转变。

“就是主持新郎新娘说你愿意啊，我愿意，从此不离不弃，白头到老的讲稿？”一